

我好似鍾意咗隔離team主管

作者: 慘汁酒田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Ch1.女神光環

我叫韓國娜。

冇錯，我真係叫韓國娜。阿爸阿媽改我呢個名嘅時候，應該冇諗過我會俾人笑足咁多年。「喂，娜姐，你係咪韓國嚟㗎？」、「娜娜，你識唔識韓文呀？」、「Korea

Na，你啲護膚品係咪全部都係韓國貨？」

屌，我係正宗港女，土生土長個隻囉。

我今年廿六歲，喺一間中型企業做秘書。我個樣呢，唔係我自誇，真係有幾分姿色嘅——長頭髮、皮膚白淨、五官精緻、身材仲要幾好。啲人話我有啲似《海賊王》個娜美，即係身材同個樣都好唔科學個隻。我唔知佢哋係讚我定係串我，但係我照單全收。

我仲有個副業——ig網紅。我個account有三萬幾個followers，成日post吓自拍、分享吓護膚心得、介紹吓美食。啲followers成日留言話「娜娜好靚呀」、「女神」、「求交往」。我望住呢啲留言，心入面暗爽，但係從來唔會表現出嚟。

深夜十二點，我坐喺梳化上面刷住留言，一個都冇回。手機螢幕照住我塊面，我忽然覺得好靜。

係呀，呢啲全部都好港女feel，我認。

但係我唔覺得有問題㗎。

港女嘅定義係咩？脾氣唔好、心地差、眼角高、拜金、要男人俾錢、成日話自己好靚。啲人係咁樣話我嘅，尤其係公司個班八婆。佢哋成日喺背後話我「正宗港女臭格」、「公主病」、「眼角高」。我唔認同。

我脾氣係唔好，但係我唔會無緣無故發脾氣。我眼角係高，但係我只係唔想同啲hea底嘅男人一齊。

我係要男人俾錢，但係我自己都有賺錢，唔係靠男人養。

不過，我都費事解釋。佢哋鍾意點講就點講，反正我嘅followers唔會因為咁樣而unfollow我。

Ch2.笑到癲

我哋公司有個隔離team嘅主管，花名叫「王Hea」。

第一次聽到呢個名嘅時候，我忍唔住笑咗出嚟。「王Hea」？呢個咩名嚟㗎？邊有人會改個咁嘅花名㗎？

後來我先知，佢全名叫王為。佢啲朋友成日笑佢為人Hea，所以幫佢改咗呢個花名。

佢真係好撻Hea，哈哈。

佢每日返工都係著住同一套西裝，件恤衫永遠都係有少少皺，條領帶永遠都係歪歪地。佢塊面成日都有少少鬚根，好似永遠都剃唔乾淨咁。佢行路嘅姿勢好慢，好似成個世界都同佢冇關咁。佢講嘢嘅語氣好平淡，好似乜都唔在乎。

但係，佢做嘢一啲都唔Hea。

我見過佢做嘢嘅樣。老闆交低一個好模糊嘅方向，冇明確細節，佢可以喺deadline一半嘅時間之內搞掂晒，仲要做得好好。佢嘅思維好大膽，諗嘢好全面，但係做起上嚟好細心，每一個細節都跟得好足。

有次會議完，佢打咗個好大嘅呵欠，揉住眼就走。我望住佢背影，心入面又心動，又有啲無語——呢個人真係可以好型，又可以話係有啲kam。

佢份人好低調。佢從來唔會主動同人講佢嘅成就，從來唔會晒命，從來唔會爭功勞。佢只係默默咁做嘢，然後放工就走。

佢個樣...點講呢，佢唔算靚仔，但係佢有種好特別嘅魅力。佢成日唔剃鬚，成個樣好頹，但係望落去又覺得幾型。佢講嘢好Hea，但係佢嘅眼神好真誠。佢份人好似乜都唔在乎，但係做起嘢上嚟又好認真。

我發覺，我有少少鍾意咗佢。

呢個諗法，令到我自己都嚇咗一跳。我係公司嘅女神，點會鍾意一個成日唔剃鬚、講嘢hea爆嘅中年阿叔？

但係，我控制唔到。

我開始留意佢嘅一舉一動。我發現佢每日放工都係第一個走，從來唔會留低同同事聯誼。我發現佢食飯永遠都係一個人，唔會同任何人一齊。我發現佢嘅枱面永遠都好整齊，冇任何多餘嘅裝飾，連一張相都冇。

呢個人，好低調，好神秘，好似成個世界都同佢冇關。

但係，我好想知多啲關於佢嘅嘢。

Ch3. 撚到我㗎

有一日，我聽我啲「兵」講，公司有人幫我改咗個花名，叫「韓國娜美」。

我問佢點解。佢好尷尬咁話：「因為...因為你個樣同身材，好似《海賊王》嗰個娜美咁，好唔科學...仲有...」

「仲有咩？」我問。

「仲有...佢哋話你個樣同身材，好明顯係整過嘅，同娜美一樣咁唔科學...」佢愈講愈細聲。我聽到呢度，即刻火都嚟埋。

「邊撚個講㗎？！」我好撚大聲咁爆㗎。

「我...我唔知呀...娜姐你冷靜啲...」

呢一刻你叫我點冷靜？我行返自己個位，成個人都好撚，著撚晒，屌。

我望住玻璃窗倒影入面嘅自己，忽然好厭惡呢種被物化嘅感覺。佢哋唔係讚我靚，佢哋只係當我係一件可以評頭品足嘅物品。

我有整過容。我有隆過胸。我嘅樣同身材，全部都係天生嘅。點解啲人要咁樣話我？邊條仆街咁撚口賤？

佢老尾，我真係好想搵佢出嚟，然後當面屌柒佢，同佢講：收皮啦你。

Ch4.被迫OT嘅會議

有一日，公司開咗個好重要嘅會議。

我個team同王Hea個team都要留低開會，搞到大家都要加班。

開會嘅時候，我終於有機會近距離觀察王Hea做嘢嘅樣。

老闆講咗個好模糊嘅大方向，好多人都聽唔明，舉手問問題。王Hea冇出聲，只係喺度寫嘢。

我偷偷望咗佢一眼，見到佢張紙上面畫滿晒圖表同流程，全部都係佢對老闆個方向嘅理解同執行方案。

到佢講嘢嘅時候，佢企咗起身，用好平淡嘅語氣解釋佢嘅諗法。佢嘅思維好清晰，每一個步驟都好有邏輯，連老闆都聽到點晒頭。

我望住佢，忽然之間，覺得佢好型。

佢講完之後，坐返低，又變返個個hea爆嘅樣。佢抹咗抹眼，打咗個呵欠，好似啱啱冇發生過任何事咁。

會議完咗之後，大家開始執嘢走。我鼓起勇氣，行過去同佢講嘢。

「喂，王Hea。」我叫佢。

佢抬起頭望住我，對眼有啲劫：「嗯？」

「你頭先講得幾好㗎。」我話，扮到好自然咁。

「哦，多謝。」佢話，然後繼續執嘢。

「喂，不如一齊食晚飯呀？」我問。

我呢世人第一次主動約男人食飯。

佢望住我，沉默咗一秒，然後話：「唔啦，我返屋企食。」

我成個人呆咗。

「哦...咁好啦。」我話，扮到冇嘢咁。

「嗯，拜拜。」佢話，然後拎起佢個袋就行咗出去。

我企喺度，望住佢嘅背影，成個人都未反應到。

我第一次食檸檬。

佢拒絕咗我。佢竟然拒絕咗我！

返屋企食？邊有人返屋企食飯㗎？

聽講佢一個人住咋㗎，返去食咩？食自己？

個心好煩躁。

之後連續幾日，我都故意喺茶水間同電梯口製造偶遇。佢見到我最多只係點頭，語氣依然平淡。有一次我甚至特登問佢「今日又唔記得剃鬚？」，佢只係摸吓下巴，回咗句「係呀」，就走咗。

我開始有啲惱怒，又有啲不甘。佢究竟係真係冇感覺，定係根本冇將我放喺眼內？

Ch5.小秘書的小秘密

被拒之後第五日。

我企喺公司門口，望住王Hea行出大樓。

佢行得好急，同平時放工個種慢吞吞完全唔同。外套都冇拉好，領帶仲歪住，好似約咗人，個款勁急趕咁。

我同自己講：算啦，佢唔想同你食飯，你唔好再cheap落去。

但係，我對腳唔知點解，自動跟咗上去。

我知咁樣已經超越好奇。我知自己好過分。甚至有一刻，我覺得自己好好笑——公司女神，三萬followers，竟然要偷偷跟住一個拒絕過自己嘅男人。

但係我控制唔到。個種「我想知多啲」嘅感覺，好似有隻手由後面推住我。如果我而家轉身走，我會成晚都睡不著，一直喺度估佢到底想去邊。

我記得佢以前同人講過佢住大角咀。

照計，佢應該係去公司對面等巴士嘅。

但係，佢冇。佢行咗去地鐵站，步伐比平時快咗一截。

我跟住佢入咗地鐵站，保持住大概十米距離。

月台冷氣好強，吹到我手臂有啲凍。佢完全冇發覺，因為佢份人太hea，永遠都唔會留意身邊嘅嘢。

車門關上之前，我先閃入同一卡尾段。

企喺車廂尾，我望住他嘅背影，忽然有啲喘唔到氣。我到底喺度做緊乜？如果被發現，我要點解釋？話我只係咁啱？話同路？話我擔心佢？

呢啲藉口連我自己都唔過。

佢喺深水埗站落車。

我跟住佢出咗地鐵站，行過幾條街。

高踭鞋踩喺凹凸不平嘅石屎路上，每一步都有啲唔穩。鞋頭已經開始磨腳，右腳尾趾隱隱發熱。我平時返工最多行去公司樓下餐廳，今晚呢段路對我嚟講已經算遠。街燈昏黃，人來人往，我覺得自己好顯眼。

跟蹤人我都係第一次，好刺激，又有啲驚。

手心出晒汗，手機都差啲握唔穩。我一邊行，一邊喺心裡鬧自己：韓國娜，你知唔知道自己做緊乜？你以為自己係邊個？偵探？定係跟蹤狂？

但係另一把聲就好冷靜咁答：再行遠啲、跟多陣就算。只係再睇清楚少少啫。

雖然應該唔會被佢發現，但我個心一直都跳得好快，快到連自己嘅心跳聲都聽得見。

好快。

佢行咗入去一幢舊唐樓。鐵閘生鏽，牆身剝落，同半山個啲光鮮嘅大廈完全係兩個世界。

我企喺唐樓對面嘅騎樓柱後面，望住佢嘅身影消失喺樓梯口。

佢住深水埗？唔係大角咀咩？

呢個疑問啱啱冒出嚟，我又即刻覺得自己好荒謬——我憑咩要知佢住邊？

我企喺對面街等咗一陣，考慮緊要唔要跟埋上去。跟蹤人上樓，呢個已經超越咗「好奇」嘅範圍，係「cls」嘅級數。腳踭開始隱隱作痛，鞋墊似乎磨甩咗少少皮，我開始有啲後悔今晚著咗呢對鞋。

冷風吹過，我下意識拉緊外套。

但係對腳就好似被釘實咗咁。

如果我依家離開，今晚所有嘅緊張、全部嘅心跳，就只會變成一個永遠冇答案嘅問號。跟到呢度就咁樣白廢心機，我會唔甘心。

忽然，我見到佢落返樓，行返轉頭。同一個踎喺路邊的女仔，好似傾緊偈。女仔身邊放住一個細細的行李喺，個喺有啲殘舊，遠睇落仲有啲灰塵。

我吸咗一口氣，偷偷地繞過去，躲喺轉角嘅雜物柱後面。柱身有未乾的水漬，冰涼咁貼住我手臂。我側身望出去，盡量放輕呼吸，聽吓佢哋講緊乜。

心跳聲大得幾乎蓋過外面的車聲。我好驚被發現，又隱隱期待聽到啲咩。

個個女仔好年輕，大概廿歲出頭，個子嬌小，長頭髮披散，素顏，個樣幾甜。佢著住一件好簡單嘅白色T恤同牛仔褲，成個樣好樸素。佢塊面有好多淚痕，對眼紅晒，鼻頭都係紅的，好似啱啱喊完咁。她抱住雙臂，身體微微縮起。

王Hea企喺佢身邊，微微彎低腰，好溫柔咁同佢講緊嘢。

佢嘅表情，同平時個個hea爆嘅樣完全唔同。

平時半開半合的眼睛，而家睜得認真，語氣也放得很慢。好似一個爸爸照顧緊自己個女咁。

我從來冇見過佢用呢種眼神望任何人。

包括我。

我聽到佢話：「你今晚有冇地方住？」

個女仔輕輕搖咗搖頭，冇出聲。

王Hea沉默咗一陣，右手下意識摸了摸後頸，然後話：「我屋企有間空房，你可以暫時住喺我度。」

個女仔猛地抬起頭望住佢，對眼瞪到好大，眼淚又在眼眶打轉。

「不過先講明。」王Hea即刻加咗一句，語氣有啲急，好似驚對方誤會咁。「租金唔使俾，但係你要幫手做家务。打掃啦、洗衫啦、煮飯啦，當係抵租。我唔係包養你，亦都唔會對你做任何嘢。你當我係一個...呃...包租公啦。」

個女仔沉默咗好耐。夜風吹過，吹起她一縷頭髮。然後她忽然笑咗一下。係個種好感激、又帶點不知所措嘅笑容。

「多謝你，大哥哥！係呢我應該點稱呼你？」佢細細聲講，聲音還有點哽。

王Hea似乎頓了一下，然後只是點點頭，伸手接過她的行李。他帶住個女仔，行咗去巴士站嘅方向。

我企喺轉角位，成個人都震晒。腳趾的痛、手心的汗、同心跳聲混埋一齊，令我暫時冇辦法郁。後背已經貼住冰涼的柱身，卻感覺不到冷。

原來他會為一個陌生人、喊過、需要幫助嘅女人停低腳步。

而我，只係個個被佢平淡拒絕、連晚飯都唔願意一齊食嘅人。

王Hea，佢收留咗一個女仔。一個陌生嘅女仔。一個喺街邊喊嘅女仔。

佢帶咗佢返屋企。

我站喺原地很耐，直到佢哋嘅身影完全消失喺街角。

夜風吹過來，我先發現自己嘅眼眶有啲熱。

我快速眨咗幾下眼，冇俾眼淚跌落嚟。

Ch6.調查

之後嗰幾個禮拜，我開始暗中調查。

「喂，你幫我查吓一個人。」我send咗張相俾我其中一個「兵」。張相係我偷拍嘅——王Hea同嗰個女仔行入唐樓嘅背影。

「娜姐，你查人做咩呀？」

「唔好問咁多先啦，你幫我查就得啦。」

我用盡我嘅人脈，去了解王Hea身邊嗰個女仔。

終於俾我八到啲料。

佢叫Karen，花名小魚，係內地嚟香港讀大學嘅學生，讀緊醫科。佢俾王Hea收留咗，住喺佢屋企，已經有一段時間。

王Hea收留咗一個內地女學生。

呢個消息，如果我爆出去，會點？

公司啲人一定會好多猜測——「王Hea包養大陸妹」、「王Hea同個學生妹同居」、「王Hea係咪變態㗎」。呢啲謠言，可以好快咁毀咗一個人嘅聲譽。

但係，我有爆出去。

我坐喺屋企，反覆望住個偷拍相，最後還是刪咗。

唔係因為我想保護王Hea（雖然可能都有少少），而係因為，我睇得出，佢對呢個女仔，係真心嘅。佢唔係包養佢，唔係想同佢上床，唔係想佔佢便宜。佢只係見到一個需要幫忙嘅人，就伸咗手出嚟。呢個，就係王Hea。

佢份人好Hea，好低調，好怕麻煩。

但係，當佢見到有人需要幫忙嘅時候，佢會毫不猶豫咁企出嚟。

呢個，就係我鍾意佢嘅原因。

但係，我都知道，我同佢，冇可能。

佢身邊已經有一個女仔。就算佢哋唔係情侶，就算佢哋只係「包租公同租客」嘅關係，佢嘅世界，已經冇位置俾我。

我係公司女神，我有成班兵。

但係，佢唔係我嘅兵。

佢係唯一一個拒絕過我嘅男人。

Ch7.將「那個」埋在某角落

日子一日一日咁過。

我繼續返工，繼續做我嘅秘書，繼續經營我嘅ig。我繼續俾人叫「韓國娜美」，繼續俾人話我「港女格」。

我冇再主動同王Hea講嘢。佢都冇。由頭到尾只係普通同事，見到面會點頭，但係唔會傾計。

但係，我成日都會留意佢。

我見到佢嘅鬚，有時剃咗，有時冇剃。

我見到佢嘅眼神，比以前多咗少少光彩。

我見到佢放工嘅時候，會急急腳咁走，好似好想快啲返屋企咁。

我知道，佢係返去見小魚。

有一日，我喺茶水間撞到佢。佢喺度沖咖啡，我喺度等水滾。氣氛好尷尬。

「喂。」我開口。

「嗯？」佢抬起頭望住我。

「你最近...好似開心咗好多㗎。」我話。

佢望住我，沉默咗一陣，然後笑咗一下。係嗰種好真誠、好溫暖嘅笑容。

「係咩？」佢話。「可能係啦。」

「係因為...佢？」我問，好細聲。

佢望住我，對眼有啲驚訝。

「你知？」佢問。

我點咗頭。

佢沉默咗一陣，然後話：「唔好同人講。」

「我知。」我話。「你唔使擔心。我唔會同任何人講。」

佢望住我，對眼好認真。「多謝你，娜娜。」

呢個係佢第一次叫我「娜娜」。

平時佢只會叫我「韓國娜」或者「喂」。

我笑咗一下，然後行咗出去。我冇回頭。

行到樓梯轉角，我先停低，靠住牆，深呼吸咗幾次。

Ch8.原來係你

有一日。

嗰日係星期五，公司有個月度happy

hour，大家都去咗附近嘅酒吧。我唔係好想去，但係班「兵」話「娜姐你一定要嚟呀」，我勉為其難咁出席咗。

飲到咁上下，大家開始有啲醉意。我坐喺角落頭，hea住飲住杯gin tonic，望住班同事喺度玩。

忽然之間，我聽到隔離枱有人講緊我個名。

「喂，你知唔知『韓國娜美』呢個花名係邊個改嘅？」

我隻耳即刻豎起。

「邊個呀？」另一個人問。

「王Hea囉！」

我成個人僵硬咗。

「屌，真㗎？王Hea改嘅？」另一個人笑到仆街。「佢都會幫人改花名㗎咩？」

「係呀，係佢講嘅，可以做證人。我嗰日同佢、同埋另一個男同事咁啱同枱食飯，佢話新嚟嗰個秘書幾靚女，個樣同身材好似《海賊王》嗰個娜美咁，好唔科學。我聽完笑到差啲噴飯，然後呢個花名就傳開咗。」

「屌！王Hea真係好野！平時唔多出聲，一講女就咁有創意！」

佢哋繼續笑，繼續飲酒。

但係我，我成個人震晒。

王Hea。

我個「韓國娜美」嘅花名，係王Hea改嘅。

呢半年嚟，我一直俾人笑、俾人話整容隆胸、俾人喺背後指指點點——全部都係因為佢。而我呢？

我呢半年做咗啲咩？我偷偷跟蹤佢，發現佢收留咗個女仔，幫佢保守秘密，仲喺茶水間同佢講「你最近好似開心咗好多㗎」。佢仲叫我「娜娜」，仲同我講「多謝你」。

但係，佢就係嗰個幫我改花名嘅仆街。

我企咗起身，行咗出去。

班「兵」見到我塊面黑晒，冇人敢跟出嚟。

我企喺酒吧外面，深呼吸咗好耐。

我返到屋企，沖咗個好耐嘅涼。水聲蓋住一切，但我仲係聽到自己心跳。

我企喺鏡前面，望住自己。我好想鬧爆佢。我好想第二日返工當面質問佢。但係我腦海入面不斷浮現佢望住小魚嗰種溫柔眼神，同埋佢叫我「娜娜」嗰下。

我坐喺床邊，由半夜坐到天亮。憤怒、不甘、失望、同埋一種自己都厭惡嘅心動，全部攪埋一齊。

第二日，我返到公司。

我如常咁做嘢，如常咁同同事傾計，如常咁俾人叫「韓國娜美」。

但係我刻意冇再望向王Hea個方向。連茶水間撞到，我都只係點頭就走。

我吸咗一口氣。

有啲嘢係時候要放低。

我仲係...有少少鍾意佢。

我打開ig放咗今日嘅自拍相，張相影唔到我嘅表情。然後留咗句話：

「喜歡一個人，就如哭泣一樣。

不能隨便開始、卻又不能隨時結束。」

屌。

Final.善意謊言

有一日，我喺公司見到佢。

佢如常咁hea住行過。

「喂，王Hea。」我叫佢。

佢抬起頭望住我：「嗯？」

「你今日又唔記得剃鬚。」我話。

佢摸咗摸自己塊面，然後笑咗一下：「係呀，今朝趕時間。」

我望住佢，忽然之間，我想同佢講一句說話。

「喂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你知唔知『韓國娜美』呢個花名係邊個改嘅？」

佢望住我，沉默咗一陣。佢嘅眼神，有啲變化——好似喺度諗緊，我點解會咁問。

「唔知。」最後佢咁樣答。

佢又大話，對眼會唔敢望人。哈哈。

原來佢仲記得。

佢記得呢個花名係佢改嘅。

我笑咗一下，然後話：「冇嘢啦。你返去啦。」

佢望住我，對眼好複雜。佢好似想講啲咩，但係最後冇講。佢點咗頭，然後行咗返去自己個位。

我望住佢嘅背影，忽然之間，我覺得，呢個男人，真係好撚Hea。

但係，我都係覺得佢幾型。

我返到自己個位，打開記事簿，喺空白頁寫低一句：「到此為止。」然後合上。

呢個，就係我嘅秘密。

我唔會話俾任何人知。

包括佢。

(全文完)